王槐野曰孔子云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即此意

李西涯曰論人四句即孟子所云親親而仁民仁民

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孝爲行之本也行於孝者故聖人貴之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愼行恐辱先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耘疾用天之時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孝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

而愛物是也

李為霖曰天子之孝必如舜方為孝之至此段亦自清音

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䟽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也究極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勇而立義揚名于後世孝之忠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

湖觀章曰引此段有進說正歸重于孝上

眯五岳曰恭有五道五者

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毁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爲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爲逸沒溺長險之害故自能全支體以守宗廟養有五道修宮室安

是天子之學于士庶人迴別

多爲衆曰此一段先以天下共其親也故結曰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爲善養則自天子以下在人隨分自盡之耳

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不上漏下濕故曰養体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龢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者之音雜會之以聽耳故曰養耳之道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熟五穀烹芻豢龢快口腹故曰養口之道龢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爲善養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一作三月下同不出猶有憂色

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
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故事也樂正子春曰善乎而
問之而汝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
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獨嚴親之遺躬也躬体
民之本教曰教本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
難行敬之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親難安可能也卒
為難卒終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履行]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一作慎]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李為霖曰不韋乃陽翟大賈以異人為奇貨可居須盜秦之天下又聚天下之英俊以著書而欺世盜名故有懸書都門不敢增减一字之譏此孝行篇則引證詳明懇至深得帝王為治之本其所謂經緯天地立命立心總不出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楚定宇曰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吳秦[illegible]之[illegible]猶[illegible]

立瓊山曰此初見秦[illegible]取天下之計尤珍重

矣言豈可以人廢哉

○初見秦　　韓非子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陰魏南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强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

楊升菴曰入[illegible]天下得此三[illegible]古[illegible]作知二十[illegible]得于丁[illegible]

張賓王曰文[illegible]如[illegible]文情[illegible]

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一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

[illegible]曰秦之[illegible]士也樂不

趙定宇曰先從斡謀臣之頭腦後乃細言

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强戰尅攻取

升雲丁口援齊引出燕事文勢紆徐

李爲霖曰韓秦王陵不取之失文甚嚴鬆

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克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

楊升菴曰接詐憯然無涯無瀆

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
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
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
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
則荆趙之意絶荆趙之意絶則趙危趙危而荆
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
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
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

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謂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非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

張賓王曰六共戰趙兵如長平之勝秦之兆悔莫如不乘勝取趙以至後來王陵王齕之敗故於此痛切言之可令秦王髮竪以其敍善揣摩[illegible]

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强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

楊升菴曰秦方事趙故言趙事特多

楊升菴曰疊說精神又事中更出一波瀾

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郤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

王鳳洲曰文勢甚似兵法本段而前四段俱收拋手

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周日不能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食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

王鳳洲曰上襄字作狀據說

張孟談曰即存上一反說

周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令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

滑稽至木似方滚滚而来一句已剪裁矣

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楊升菴曰非見秦削弱欲以秦存韓韓不用非非疾韓意專屬秦故存韓次之

李爲霖曰韓子作說難有無限揣摹伺言之鑿鑿也至初見秦王是不可驟爲詞說况每言及謀臣卒取滅亡何明於說人而暗

李為霖曰八姦術深中古今姦臣之敝

於自說耶然文甚逸宕而整嚴是先秦絕妙文字

○八姦　　韓非子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其君以成其姦邪術有八也其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孌羡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

若一舉四夜對之事縱觀始於歷代下目之實不能出其彀中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方畢

黄吉甫曰摹奸臣醜態罪狀如見肺肝可作一篇彈章疏

李爲霖曰民之奸

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其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

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辨說隔於君門九重賢俊希得與攝故言談論議希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而便聽者似者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

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巳者必利不爲巳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

汴南須可商別八姦此示馭姦之道

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

陳子瀾曰此八段教之具八姦之法剖悉盡矣

[illegible]

[illegible]

（防圍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于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勇者請恃力與邑人私鬬）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滅强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巳有

王厚阿曰臣不外交不誣君亦禁姦之要務

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搆結今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毀誣其君也○此段見亡君爲臣所制國非已有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

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身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墮也或本爲

李為霖曰頓子首起三句名實之說括及一篇主意亦說客之雄

李為霖曰摹寫姦臣竟無剩肯其中映帶雋逸詞意精詳千載如出一徹篇中用何謂二字喚醒無限叮嚀

○說主　首山子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

也無耙銚推耨之勢（鋤芸苗之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又通嫪毐人告之王經九年遷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

李蔡曰戰國以謀士為主游說之出以入其從橫臣為說

馮夢禎曰從橫子華雖異于范雎于蔡皆不足取

胸腹王貧臣萬金而遊貧齎同聽之韓魏時不適諸國欲請王聽其往也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趙之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齊入朝四國畢從齊魏燕趙也殺牧時已虜韓頓子之說也

李滄溟曰芧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太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背秦頓子云山東戰國有六威不倫于山東而掩于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幷諸侯耳芧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非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安禮　黄石子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饑在惰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

唐荊川曰十句俱喻語

[illegible]曰此以上似臺產之說

富在迍來貧在棄時上無常躁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信不疑人自信不疑人狂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賢士去召不歸國亡之先兆君行善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國將霸者士先歸邦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

唐荆川曰十句一喻一正相配

王陽明曰五件相一部素書

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民怨傷國根枯枝朽民困國殘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亡者民先敝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惡其跡者宜須避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敵不可使分陣廉可使守

主不可使應機五者各隨其才而用之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釋已以教人者逆正已以化人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詳體而行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李爲霖曰素書皆爲治之要故子房一經指

王槐野曰起引先王遺言有無限意思

錢鶴灘曰辨而美言[illegible]而美論確[illegible]

黜便爲帝王良弼黄石公亦一代偉人哉

○修政語上　金門子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貴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臧是

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李爲霖曰此篇一句一義轉相映發言有盡而意無窮令人讀之忘倦

○平刑　　愼陽子

吳獻臣曰拔神

樊[illegible]曰道[illegible]之弊[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

蜀王問徵君曰今廷尉平乎徵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淸而人說今之爲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爲權衡而折刑於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桎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强弱相欺服則羣酺淫戲以爲樂讞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爲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

之慈如此

李為霖曰今無罪者誅四句應前數問意

貪致也貪則緩而誠廉則鬬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晰也是故郡縣之失刑於民者其起於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矣蜀王曰善

王鳳洲曰以群縣之失刑起於廷尉之不平

何燕泉曰見帝王自真主天授本非人力

楊升菴曰[illegible]

廷尉之不平視乎國之誅賞黜陟推本之論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〇理亂篇　黌山子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騰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執不足復校乃始驅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豈曾爲我之

一規模畢歸真主

李為霖曰繼世之君不知創業之艱難無已之欲剝

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詛幸我之不成蔚與鬱通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雷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

民情[illegible]致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一旦[illegible]瓦于[illegible]潰

李卓吾曰詞佳容飾[illegible]貴皆豐之徒[illegible]忠若可嘆[illegible]

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

擾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戸齊民而以賊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

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衆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侍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淸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

横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縳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縳夫誰肯爲之者邪束縳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老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爲諱惡設智

秦華峰曰吳

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力之慾也昔春秋之時周世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秉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虛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

李卓吾曰言有盡而味無窮

李[illegible]曰以有民有穀至愛日建德如環有一律無由[illegible]易

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蔡虛齋曰治亂安危循環反覆之常理一覽較然筆力風裁俱稱

○愛日篇　　　　囘中子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

李鹿門曰明
時之用□□
者人君不知

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促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彎而役賦繁則良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宄民繫獄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

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絀民懐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寛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受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日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

汀子春曰此東方所以海内殷富也

楊慎之曰又以蔽訟上聽使天下無冤息者寡也

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辟見如神也）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餔謂日加申時也）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

宗方城曰此下條言小民伸冤理訟之難

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必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廷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

蘇紫溪曰漢明究枉之難理

[illegible]

楊南峯曰從辭訟之民[illegible]

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

茅鹿門曰御史言通山海

思哉

李爲霖曰民困窮則視日短民殷富則視日長皆由主德何如耳此從孟子時日曷喪上創來更自詳明痛快復從聽訟上翻出所以廢業困窮來更奇更確

○輕重　　貞山子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及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彊國管子相桓公襲

之利御富強
狙詐之術也

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名脩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均之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

眞西山曰言利孔之害令人切齒

[illegible]以春曰御史以鹽鐵所

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祭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猵獺而祭魚勞國有强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生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

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詰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

均有[illegible]不足不知[illegible]平[illegible]尊號[illegible]誅姦反以[illegible]抗[illegible]以[illegible]禍敗日可俟矣

洪景盧曰以[illegible]而貧[illegible]文[illegible]

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丘瓊山曰御史泥太公管仲之法而不知足國之本在於務農故欲鑄山煑海以爭小人之利但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善乎民者不申禁而民均苟損有餘以補不足是濁其源而清其流也文學之論斯固國富民之道矣